

## ※ 書刊評介 ※

# 《秦簡牘合集》評介

顏世鉉<sup>\*</sup>

《秦簡牘合集》（以下簡稱《秦合集》）是一部彙集戰國晚期至秦代埋藏在秦地的簡牘資料與當代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陳偉教授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在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出版。這套著作共分四卷，收錄歷年來出土的秦簡牘七批，分別為：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竹簡、四號墓木牘（卷壹），湖北龍崗簡牘、四川青川郝家坪木牘（卷貳），湖北沙市周家臺簡牘、湖北江陵嶽山木牘（卷參），甘肅天水放馬灘簡牘（卷肆）。目前所見的秦簡牘共有十三批，這七批大致上是出土年代比較早、也比較重要的部分。

《秦合集》所收秦簡牘的內容，在類別上大致可分為廣義的文書類文獻和書籍類文獻兩種。文書類文獻的數量比較多，內涵也較為豐富，其中公文書主要有文告、信函、符券、簿籍、爰書、地志、律令及其解釋性文獻，私文書則主要有信函、葉書、質日、簿籍；書籍類文獻的數量較少，內涵也較為單純，主要有日書、數書、製衣書、病方及民間詩文。

戰國到秦代時期，傳世文獻比較缺乏。新出土的秦簡牘文書，多少能夠彌補這個時期文獻不足的缺憾。陳偉教授在〈序言〉<sup>1</sup>中說：

戰國至秦代傳世文獻極其缺乏。《史記·六國年表序》就感嘆：「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今天重新面世的秦簡牘文獻，大多為後世史家未曾得見，對研究戰國秦和秦代歷史，具有十分珍貴的資料價值。

---

\* 顏世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sup>1</sup> 以下引用陳偉教授的說法都出於此，不再出注。

《秦合集》所收的這七批秦簡牘材料，的確「具有十分珍貴的資料價值」；但是，也唯有做好文本復原的工作，才能充分地使它發揮其應有的價值。最初的整理者已對文本的復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然而，限於以往在整理工具的物質條件上不夠完善，以及諸多其他的因素，文本復原的工作還是存在著一些有待改善與進步的空間。陳偉教授率領整個整理研究團隊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並與相關的單位協調、合作，終於在秦簡牘文本復原的工作上跨出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步，從而提供了比以往更為完善的文本。這裏先簡要地列舉它的優點：一，圖版質量提高，字跡的清晰度更勝以往，有助於文字的辨識。二，釋文更加精確，以往未釋或釋錯的字能正確地釋出，因此也更能讀懂文意。三，文獻性質的認識更加明確。基於以上三個優點，所以能推動研究的進步。

在體例上，以每批簡牘資料為單元，先有「概述」對材料的出土和整理的情況做說明，而後再將各個單元分為「釋文」、「注釋」和「圖像」三個部分呈現整理的成果。有關這方面的工作情況與要求的目標，陳偉教授有很簡要的說明：

工作開始之時，我們即從圖像、釋文和注釋三個方面提出明確要求，即盡可能獲取、刊布最清晰的簡牘圖像；以得到改善的圖像為基礎，盡量吸取已有成果，形成在釋字、斷讀、綴合、編連上有重要改進的釋文文本；在集釋的基礎上，比勘考辨，盡可能提出新的解讀意見。通過五年的艱辛努力，這些目標應該說大致達成。

由此可見，書中的注釋部分，不但充分而如實地呈現出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反映出整理者比較詳細的釋讀過程和想法。釋文和圖版這兩部分，應該是最能反映出整理研究團隊提供的文本面貌。

整理研究團隊進行的是簡牘文獻再整理的工作。初始整理的工作誠屬不易，但再次整理的過程也仍是充滿著困難與艱辛，陳偉教授就說：

與簡牘文獻的初始整理相比，對於業已經過比較充分討論的已刊簡牘進行再次整理和研究，亦有別樣的困窘。紛紜複雜的種種意見，需要費力地蒐討、消化。欲將已經達到相當高程度的認知再向前推進，更是十分艱難。

因此，就整套《秦合集》的圖版和文字來看，在在都標記著整理研究團隊的辛勞。以下就以一個文字釋讀為例，說明整理工作的這種「再向前推進」的情況。

青川郝家坪十六號木牘云：「十月為橋，脩（修）波隄，利津𣎵鮮草。雖非除道之時，而有陷敗不可行，輒為之。」「津」後面一字，原來的影像並不清晰，所

以學者在識讀方面的看法頗為紛歧，《秦合集》在【注釋十七】列舉了自李昭和以下，包括于豪亮、李學勤、黃盛璋、胡平生與韓自強、陳世輝與湯餘惠、李零、何有祖等超過十種的釋讀意見，撰寫者陳偉、高大倫兩位先生根據整理研究團隊課題組所拍攝的紅外線影像，以及先前《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所公布的彩色照片<sup>2</sup>，斷定此字為「隧」，並解釋說：

木牘此字或是「隧」之異體，其構形可與《說文》「𨇗（𨇗）」字比觀。隧有水中道路一義。《荀子·大略》：「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

楊倞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所以與「津」（渡口）並列。

這個釋讀為「隧」的意見，與書中所引何有祖的意見有相通的地方。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田律》簡二四六至二四七有一段記載和青川郝家坪十六號木牘很相近，何有祖把青川木牘釋為「利津澗」，把張家山漢簡釋作「利津隧」，並說：「似指疏通道路（或水道、地下水道）。」這個意見對於青川木牘的釋讀很具有啟發性的意義。《秦合集》的撰寫者依據清晰影像作為基礎，又參酌吸取了學者好的意見，所以能夠提出最新而且又比較合理的釋讀。

上文已述及，新出土的秦簡牘「對研究戰國秦和秦代歷史，具有十分珍貴的資料價值」，這方面陳偉教授已有比較詳細的說明，在此就不再贅述。這裏只舉一個與中國文學史有關的資料來說明，就是在放馬灘秦墓簡牘中題名為「丹」（原來曾被題名為「志怪故事」）的這篇記載，它對於探究中國志怪小說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義。以下引述《秦合集》的釋文：

■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謁御史：大梁人王里□徒曰丹，□今七年，丹【刺】傷人垣離里中，因自【刺】毆，□之于市三日，葬之垣離南門外。三年，丹而復生。丹所以得復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論其舍人尚命者，以丹未當死，因告司命史公孫強，因令白狐穴屈（掘）出。丹立墓上三日，因與司命史公孫強北之趙氏之北地柏丘之上。盈四年，乃聞犬狐雞鳴而人食。其狀類益，少麋（眉），墨，四支（肢）不用。丹言曰：「死者不欲多衣。死人以白茅為富，其鬼賤於它而富。」丹言：「祠墓者毋敢設，設，鬼去敬（驚）走。已，收腹（餒）而釐之，如此鬼終身不食毆。」丹言：「祠者必謹騷（掃）除，毋以淘□祠所。毋以羹沃腹（餒）上，鬼弗食毆。」

<sup>2</sup> 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輯。

這篇釋文吸收了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了竹簡的編連和文字的釋讀兩方面，堪稱是一個後出轉精的文本。其中「穀」字，參考注解大概相當於「哭」這個詞的意思<sup>3</sup>。簡文先以公文書的口氣，敘述一位名為「丹」的人死而復生的故事，其後又藉著「丹」之口講述鬼的種種好惡及祀鬼時應當注意的事項。

李學勤先生認為〈丹〉是一篇文學作品。他指出，簡文說犀武不當死，便告之於司命，以致丹得以重生，這個情節與干寶《搜神記》中的兩則故事相同。它們的共同點是，故事中主人本不應死，被司命遣回人間，復活後講述了死時在另一個世界的種種見聞。他說：「放馬灘簡中這則故事，情節不如《搜神記》的曲折，但仍可視為同類故事的濫觴。」又說：「所記的故事頗與《搜神記》等書的一些內容相似，而時代早了五百年，有較重要的研究價值。」<sup>4</sup>

與〈丹〉內容近似的出土文獻，還有北京大學藏秦牘〈泰原有死者〉，李零先生在簡介〈泰原有死者〉時指出：

〈泰原有死者〉和〈志怪故事〉，在秦簡中是一種特殊類型。這種文獻究竟是什麼性質，現在還不太清楚。我們都知道，〈志怪故事〉，過去曾被學者當文學作品。〈泰原有死者〉是不是也是文學作品，這個問題也值得討論。

對於文獻性質的這個問題，他認為：

我理解，〈泰原有死者〉和〈志怪故事〉，都是講古代的喪葬習俗。這種習俗在史書和文學作品中都有反映。不錯，中國的鬼故事很有傳統。在搜神志怪類的文言小說和筆記文學中，特別是宋以來的文言小說中，復活、冥婚、改葬，一直是熱門話題。而且以科學的眼光看，我們很難相信它有什麼真實成分，只能一概視之為想像和虛構。但換位思考，情況卻不同。古人生活的世界，在他們頭腦中，是個生死相繼、人鬼共存的世界。生不是開始，死不是結束。我想，他們未必能夠區分，什麼是文學虛構的故事 (fiction)，什麼是非文學虛構的故事 (nonfiction)。<sup>5</sup>

或許，我們還不能確定〈泰原有死者〉和〈丹〉（〈志怪故事〉）這類文獻的性質，但毫無疑問地，它們確實是我們研究中國搜神志怪類的文言小說和筆記文學非常珍

<sup>3</sup> 劉洪濤先生告知，乃「哭」字的異體。

<sup>4</sup> 李學勤：〈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頁43-47。

<sup>5</sup> 李零：〈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簡介〉，《文物》，2012年第6期，頁81-84。

貴的材料。對於追溯這類文學作品的源流，或是探究其形成的社會背景和當時人對人鬼社會的認知，都很有幫助。又例如，戰國時期的楚竹書，也有搜神志怪類的故事，清華竹書三〈赤鵠之集湯之屋〉，也是個故事，有學者指出此篇具有小說性質，講的是「埤（鰲）覆屋頂」習俗的由來<sup>6</sup>。由此可見，新出土的簡牘資料，可以充實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材料與內涵。

《荀子·勸學》說：「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這是古人用來比喻君子善於憑藉有利的工具，所以能夠順利地達成自己的目標。《秦合集》對學術界最大的貢獻，就是提供了一個好的秦簡牘文本，讓學者比較放心地來使用；也把以往眾多而又分散的研究成果彙集起來，使研究者能夠很方便地來參考。因此，在研究的道路上，它就如同古人的舟楫和輿馬，可以幫助大家橫渡過既有的局限和阻礙，朝著更長遠的目標邁進。

本文承劉洪濤先生審閱並惠賜高見，謹致謝忱。

---

<sup>6</sup> 侯乃峰：〈〈赤鵠之集湯之屋〉的「赤鵠」或當是「赤鳩」〉，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第6輯，頁195-197。〈清華簡（三）所見「倒山形」之字構形臆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1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11)，首發日期：2013年1月14日。

